

# 反叙述：算法新闻的符号哲学反思

◎冯月季

(燕山大学 文法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要】**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算法新闻所具有的反叙述特征破坏了社会文化中的符号表意结构, 算法新闻的哲学根基源于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理念, 算法工具将意义丰富的符号世界进行数据简单化处理, 生成的新闻文本之于用户而言是一种“绝似符号”, 导致用户主体认知与符号意义之间表意距离的消失, 使得用户主体失去了探索外部符号世界意义的能力。

**【关键词】**算法新闻 反叙述 “万物皆数” “绝似符号”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0)1-074-05

**【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0.1.013

毫无疑问, 算法新闻是当今新闻业最受瞩目的现象, 所谓算法新闻就是运用智能数据计算技术与工具, 根据用户需求自动生产并实现精准推送的新闻形态。算法新闻的兴起基于21世纪新技术革命的到来, 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手段正在推动新闻业发生新的范式变革。算法新闻引发了新闻业的强烈震动。不过作为一种新生事物, 算法新闻的未来还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笔者认为, 算法新闻的横空出世波及的不仅仅是传统的新闻信息采集、写作、编辑、流通等环节。与传统新闻生产相比, 算法新闻具有的反叙述特征破坏了社会文化中的符号意义结构, 有可能导致卡西尔所预言的“文化之悲剧”。

## 一、叙述、反叙述与算法新闻

如今, 算法新闻的生产技术手段越来越成熟, 其应用领域也从初期的财经、体育等向更广泛的新闻题材扩展, 算法工具可具备新闻敏感, 甚至可实现用户个性

化定制生产。不仅如此, 算法新闻的质量和水平越来越高, 可读性与故事性也逐渐接近记者采写新闻的标准。就叙述的内容层面而言, 算法新闻无疑符合叙述的底线定义。著名叙述学家普林斯给叙述下过一个极简定义, 认为叙述就是“对于一个时间序列中的真实或虚构的事件与状态的讲述”。<sup>[1]</sup>这个对于叙述的定义中, 其核心概念是时间、事件和状态, 即一个文本具有故事性的关键要素。

以当下算法工具的技术条件, 完全可以在算法新闻生产中包含上述故事性要素, 例如美国科学家研发的机器人已经具备了采写犯罪新闻报道的功能。<sup>[2]</sup>不过普林斯给叙述下的这个底线定义实在过于简单, 甚至不够严谨。它仅仅是从叙述的故事层面——即普林斯所说的“最小故事”维度来界定叙述。西摩·查特曼说叙述是一种符号结构, 除了其故事性层面外, 更应追问叙述本身作为符号结构的意义, “这个问题不在于‘某个特定故事的意义何在’, 而在于‘叙述本身的意义何在’”。<sup>[3]</sup>

**基金项目:**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新闻理论的符号叙述学研究”(HB18XW025)

**作者信息:** 冯月季(1977—), 男, 河北保定人,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传播符号学。

这样就将对叙述的理解置于元叙述话语的层面，叙述作为符号结构是嵌套在社会文化的符号系统中的，其存在的价值依赖于能够表达并创造意义，戴维·赫尔曼提出“叙述的世界创造”这一概念，指的是“叙述在阐释者心中生成世界的能力，阐释者可以或轻松或费力地以想象的方式居住在这些世界当中”。<sup>[4]</sup>赫尔曼将“叙述的世界创造”作为叙述研究的起点，认为这个概念的核心在于阐释者如何参与和创造叙述世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算法新闻是反叙述的。普林斯在《叙述学词典》中讨论过反叙述这个概念，认为反叙述是否定叙述逻辑和叙述规约的文本，这个界定仍然是从叙述内容层面考量的。基于“叙述的世界创造”而言，叙述作为符号结构本身具有表意的功能，因此笔者将反叙述界定为包含叙述元素、使用叙述技巧但是却不具有创造性意义的文本。

算法新闻基于技术创新，但是从“叙述的世界创造”来说，其意义生产却是基于陈旧范式的。算法新闻生产的基础是数据爬取，而数据来源其实就是用户的媒介使用痕迹，算法工具据此为每个用户量身定做了一套新闻文本生产框架，从中提取数据生成新闻推送给用户。这个过程看似是算法新闻实现了用户的个性化定制，但却使得用户陷入了自己编织的“信息茧房”，落入了“一旦让它知道你喜欢什么，你的世界就只剩下什么”的洞穴隐喻窠臼。

算法新闻的这种生产机制借助自动化操作可以实现高效快速的文章发布与推送，但是却从根本上动摇了新闻定义的根基，迫使我们面对算法新闻时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个老问题：什么是新闻？如果将其理解成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算法新闻无疑具有比人工生产更高的时效性和精确性。然而正如我们对叙述的理解一样，新闻作为一种符号文本同样无法游离于社会文化符号系统之外，约翰·哈特利认为新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本系统，它是现代性的意义生产实践。迈克尔·舒德森认为新闻之于社会而言具有两个层面的价值：“第一，新闻有助于建构一个情感的共同体；第二，新闻有助于建构一种公共的交谈。”<sup>[5]</sup>

因此对新闻的理解就不应当是一个个孤立、片段的信息报道，而应当是一个由符号文本构成的叙述框架，此叙述框架是人类文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中某些意义可以被明晰地展示，并且能够被“阐释社群”反复探究，探寻通向“社群真知”的可能性。探究和阐释的过程即是赫尔曼所说的“叙述的世界创造”，它来自

文本阐释者的主动参与和介入，文本阐释者的内心意识中存在着特定的意义结构，浸入由符号文本构成的叙述框架中，建构具有个体性的审美经验。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叙述的世界创造”就是阐释者的认知在叙述文本中获得的一种想象，在叙述文本中建构一个可能的意义世界。由于算法新闻的生产机制，尽管其在时效性上符合新闻的一般定义，但是对于受众的认知来说，新闻文本始终是一个处在过去时的意义结构，算法新闻对于受众来说，只是过往经验的再现，随着时间的累积，最终在受众的心理认知中生成意义僵化且不具有任何创造性意义的“沉积岩”。此外，算法新闻追求的个性化精确化生产实际上固化了阐释者的思维，算法新闻本质上是“旧闻”和“窄闻”。

如此，算法新闻向受众展现的就不是一个丰富和敞开的世界，而是一个单一和遮蔽的界面。算法新闻所具有的故事叙述牢牢将受众认知夯实在既定的模式框架中，毫无溢出的可能，世界的偶然性、凸现性和多元性在算法工具的牢笼中被压缩为单一的平面，叙述本身的意义被完全剔除，仅仅成为承载单一类型化文本的空壳。

## 二、“万物皆数”：算法新闻的哲学图式

算法新闻的反叙述性表征建基于“万物皆数”的哲学图式，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提出数是世界的本源的观点，在毕达哥拉斯朴素自然主义观念中，数就意味着事物的多，任何一个数都对应着一个自然物，这样，世界就显现出数的和谐性。“万物皆数”的哲学信条显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世界的理解和把握图式：“一切可能知道的事物，都具有数，如果没有数，想象或了解任何事物都是不可能的。”<sup>[6]</sup>其后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从几何学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万物皆数”的世界构成，柏拉图认为只有通过数和形的表征才能显现出宇宙的永恒和谐。

“万物皆数”的理念在17世纪人类逐渐进入理性时代之后被科学家、哲学家们不断阐释，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人将物理世界的构造进行严密的数学公式演绎，从而认定宇宙就像一架巨大的机器，每个事物就像机器中的螺丝钉有着严格的运转程序，从而使得宇宙的秩序显现出精密的和谐。数理逻辑的奠基者莱布尼茨认为通过数学语言的演算可以达致人的理性，“万物皆数”即意味着万物皆可计算，从而实现世界的和谐。进入20世纪中叶以后计算机技术突飞猛进，直至今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本质上就是“万物皆数”哲

学图式的现代演绎。

简单梳理一下“万物皆数”的理念演进，可以看到，算法新闻不过是“万物皆数”哲学图式的副产品。

“万物皆数”意欲追求超稳定的世界和谐，其核心概念是模仿、再现与控制，从算法新闻的生产机制来看，就是沿着这样的框架运行的。算法新闻数据爬取的根据是用户的媒介使用痕迹，算法工具对此进行精确的锚定，将其进行标签化界定，并生成用户阅读新闻内容偏好的“拟像”，之所以是“拟像”，是因为每个用户在媒介空间中展现的只是碎片化的自我，算法工具依据碎片化自我的“拟像”进行新闻内容生产和推送，对“拟像”模仿的同时，也是对用户阅读新闻审美经验的再现，这是一个不断回到过去自我的闪回，并不包含任何“叙述的世界创造”的意义生成。

如果说模仿与再现是算法新闻“万物皆数”哲学图式的外在表达，那么控制则是其内在诉求。以毕达哥拉斯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家们总是试图参透世界的本源，以对其进行永恒的理性把握，在这种朴素的自然哲学观念中显现出了鲜明的控制论思想，数的和谐性就是对某种确定性的追求。杜威认为：“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引发了一次巨大的变化。科学本身，借助于数学，把证明性的知识体系带到了自然对象的领域中来了。”<sup>[7]</sup>在这方面，莱布尼茨是引路人，他提出“普遍语言”和“理性演算”的概念，前者指的是用于科学研究的思维方式和工具，后者则是达成这种思维方式并实践的句法。

莱布尼茨所说的“普遍语言”与当今算法工具的数据采集并无二致，它们同属于逻辑严密的科学语言。在这种科学语言中，噪音和冗余最大限度地被排除在外，因而其生成的内容能够快速精准地被传递到用户那里，用户的需求与内容的供给形成了心照不宣的天然默契，从而生成了类似于数的和谐一样的景观。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中认为：“控制论的目的就在于发展语言和种种技术，使我们能够真正地解决控制和通信的一般问题。”<sup>[8]</sup>一般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降低信息熵的副作用，从而实现信息传递效率的最大化。

从这个层面而言，算法新闻的技术革命有着深层的市场和商业逻辑，算法工具所生成的科学语言相对于人的自然语言来说，一方面文字差错率更低，避免了繁重的校对工作；另一方面，对用户需求精准把握，无须记者劳心费神地选择新闻主题，算法工具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海量信息中选取有新闻价值的内容，使得算法新闻的内容生产流程大大缩短。科学语言在整个新闻生产和推

送过程中能够节约成本，提高效率，而人的自然语言则充满了各种难以预料的错误、偏差和不确定性。维纳很早就预料到了未来将是一个人与机器甚至机器之间信息传递日益频繁的社会，但无论何种形式的信息传递，减少信息熵都是实现控制的核心要素。

从控制论的观念出发，算法新闻在整个生产和推送过程中以“万物皆数”为哲学图式，表征为几个不同层面的控制。其一，对用户偏好的控制。算法工具依据购物车理论，通过数据挖掘“偏重以‘浏览记录’‘热度’‘兴趣’等维度来判断用户喜好”。<sup>[9]</sup>这样，算法工具通过数据分析就将用户的兴趣和爱好控制起来。其二，对新闻生产流程的控制。包括确定新闻主题、故事框架拟定、内容填充、文章生成等步骤，这个过程中，科学语言的运用控制生产流程以使得效率最大化、错误最小化。其三，对新闻推送和用户反馈的控制。算法工具植根于数的和谐理念建构算法模型，实现用户需求和信息推送的精准匹配。

在维纳的控制论观念中，控制信息的有效传递是核心。与之相比，算法新闻无出其右，算法工具将意义丰富的世界进行数据简单化处理，试图在嘈杂喧嚣的世界中理出一个清晰稳定的框架，将个体置于框架中促成世界的和谐景观。然而这种美好的愿望却一劳永逸地使用户遁入算法工具所给定的确定性意义世界中，就像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一样，用户只能看到投射在墙壁上自己的影子。这正是算法新闻之于用户生成的“回音室效应”，它是这样一种自我认知的观念：人是束缚在他自己的感官所能知觉到的世界中的。

### 三、“绝似符号”：算法新闻生产中自我镜像的生成

算法新闻的“回音室效应”本质上是算法工具对用户自我的囚禁，在“信息茧房”中，算法工具生成的新闻文本之于用户而言是一种“绝似符号”。所谓“绝似符号”，指的是符号与对象之间表意距离极短甚至趋向重叠的符号，根据符号表意原则，对象不在场才需要符号。如果我们将算法新闻的文本视作“绝似符号”的话，那么其对象就是用户的阅读经验，算法技术的生产机制决定了算法新闻的文本总是用户阅读经验碎片化的再现。

于是在算法新闻构筑的“信息茧房”中就会生成这样的景观：用户的阅读经验被割裂为零碎的文本，布满“信息茧房”的四壁，它们构成了用户主体认同的自我

镜像。拉康在阐述人成长的“镜像阶段”时指出：“我所说的‘镜像阶段’非常有趣，因为它表现了情感动力，借助这种动力，主体从一开始就使自己认同于自己身体的视觉格式塔。”<sup>[10]</sup>这意味着“镜像阶段”不过是人对自我的一种误读，自我仅仅是一种幻象，同时也是分裂的主体。

对于算法新闻的用户来说，其主体意识被算法专制主义束缚于“信息茧房”中，用户主体丰富性的自我被强制等量于表象化的阅读经验，陈列于“信息茧房”的四壁，用户只能被迫从这种碎片化自我镜像中获得主体的认同。只不过，相对于人在生活世界中成长所经历的“镜像阶段”相比，算法新闻构筑的“信息茧房”中的自我镜像呈现为更为单一和破碎的幻象。在这个过程中，用户的主体性经历了双重的抽离，作为“绝似符号”的算法新闻文本表征着用户的阅读经验，而用户的阅读经验则表征着用户的主体性。

“绝似符号”是纯粹主体的自我凝视，“我在看着代替我的符号”。<sup>[11]</sup>主体的自我就始终处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主体的自我认知也始终停留在过往经验的感官印象层面，这是表象的自我，主体部分中深层、潜在的自我被遮蔽。“绝似符号”作为用户主体自我的“拟像”，实质是用户主体自我的物化，即主体自我与物之间界限的消失，算法新闻文本作为物完成了对用户主体意识的填充，由此导致的可能后果是：主体自我符号表意能力的退化甚至消失。

从符号表意的动力机制来看，能指具有感知意义的能力，而所指通常不在场。指的是能指的主体意向性从符号所指中解释意义的能力，而所指不在场并非指的是物理意义上的完全不在，而是说所指以符号在场的形式等待着来自能指的意义解释，意义潜隐在符号背后，并不是以显现的方式附着在符号上。当主体与符号相遇感知到符号的意义并且想要探寻符号的表意机制，必须运用主体意向性的反思能力，这个过程被称为符号的表意距离。可以说，符号表意距离的存在正是作为主体的人具有思考能力的体现。但是在算法新闻生产过程中生成的“绝似符号”使得符号所指向能指无限敞开，对于主体而言，符号所指没有任何的遮蔽和神秘，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表意距离的存在。

另外，从主体的认知来说，符号表意的生成过程必然基于一种“有限自我观”，即主体面对意义无比丰富的符号世界，总是处在一种探索意义、寻求自我的过程，主体认知与符号世界相比总是具有有限性的。但是

在算法新闻与用户认知构成的关系中，主体认知有限性的逻辑却发生了翻转，算法新闻之于用户认知，远远够不上一个意义丰富的符号世界，相比于用户认知来说，算法新闻不过是用户主体认知经验的一部分，主体认知符号世界路径的异化将导致主体认知视野向自我内部转移，从而失去了探索外部符号世界意义的能力。

某种程度上，算法工具对用户需求的规制是对人是符号的动物定义的一种解构。在卡西尔等符号学家看来，人生活在符号宇宙中，人自身也是一个充满弹性的符号表意结构，这意味着人不应当被还原成单纯的生物性本能。但是在算法新闻构筑的“信息茧房”中，人的符号性被无情抽离，丰富的符号意义世界退隐，只剩下算法新闻文本与用户认知单纯的刺激—反应需求，这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拉·梅特里对人的定义：“人是一架机器，在整个宇宙里只存在着一个实体，只是它的形式各有变化。”<sup>[12]</sup>从这个层面而言，算法工具正在将人是机器的论断演变为现实。

## 结语

无论如何，算法技术的出现及其算法新闻的生产乃是人工智能时代不得不面临的一个悖论，霍金在生前曾经警告说：未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来自于人工智能技术。确切地说，以算法技术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最大的威胁就在于对人类理性反思能力的剥夺，并进而将人的主体意识从符号表意的世界中抽离出来，退回到纯粹物化的世界中去。当人类与符号世界绝缘，同时就意味着人将不再有任何“叙述的世界创造”的能力。人是创造和使用符号的动物，叙述能力则构成了人创造和使用符号的基础，人的符号主体必然是在叙述过程中生成的，正如麦金泰尔所说：“这是这样一个自我概念：它的整体性在于叙述中，这种叙述把诞生、生活和死亡联结起来作为叙述的开端、中间和结尾。”<sup>[13]</sup>人的符号叙述能力存在的基础是：必须存在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符号意义世界，在其中，价值理性必须保持独立性，而不被工具理性所支配。正如卡西尔所说的：“单纯的理智文明是不足以奠立人类存在之最高价值的，理智文明必须由其他力量所规约和限制。”<sup>[14]</sup>从人类文化演进的角度而言，算法工具或技术的逻辑斯有可能将人类文化变成单纯的被给予或不言自明的状态，从而成为无须被阐释的透明物，这恰恰是卡西尔所说的“文化之悲剧”，人类必须对此做出应有的反思和批判。

## 参考文献:

- [1] 杰拉德·普林斯. 叙事学: 叙事的形式与功能[M]. 徐强,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2.
- [2] Young · M.L, Hermida A. From Mr. and Mrs. Outlier To Central Tendencies[J]. Digital Journalism, 2015(3):381-397.
- [3] 西摩·查特曼. 故事与话语: 小说和电影的叙事结构[M]. 徐强,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1.
- [4] 戴维·赫尔曼, 詹姆斯·费伦. 叙事理论: 核心概念与批评性辨析[M]. 谭君强, 等,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5.
- [5] 迈克尔·舒德森. 新闻社会学[M]. 徐桂权,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0: 32.
- [6] 潘沁. 冯·诺伊曼的计算机科学哲学[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3: 33.
- [7] 约翰·杜威. 确定性的寻求: 关于行知关系的研究[M]. 傅统先,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20.
- [8] 维纳. 人有人的用处: 控制论和社会[M]. 陈步,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9: 8.
- [9] 方师师. 算法如何重塑新闻业: 现状、问题与规制[J]. 新闻与写作, 2018(9): 17.
- [10] 拉康. 拉康选集[M]. 褚孝泉,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90.
- [11] 赵毅衡. 符号学原理与推演[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64.
- [12] 拉·梅特里. 人是机器[M]. 顾寿观,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73.
- [13] 麦金泰尔. 德性之后[M]. 龚群, 等,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259.
- [14] 恩斯特·卡西尔. 人文科学的逻辑: 五项研究[M]. 关子尹,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145.

# Anti-Narrative: Semiotic and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f Algorithm News

FENG Yue-ji (School of Humanity and Law,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Abstract:** The anti-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algorithm news based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destroyed the ideographic symbol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structure. The algorithm news is based on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of Pythagoras' concept of "everything thing is number", and algorithmic tool has processed semiotics loaded with meaning in a simplified way. The generated news text is a kind of "absolute icon" to users, leading to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distance between ideographic symbols of meaning and user's subjective cognition, which renders the user lose its ability to explore external symbols.

**Key words:** algorithm news; anti-narrative; "everything is number"; "absolute icon"